

DONG WU QI SHI LU

动物启示录

瞿鸿生 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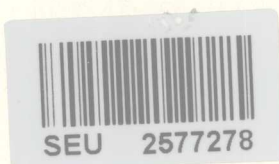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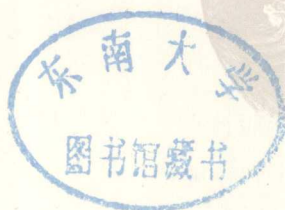
2577278

Q95-49
28

动物启示录

Animal Revelations

瞿鸿生 著

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动物启示录 / 瞿鸿生著. — 昆明 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11. 11
ISBN 978-7-222-08547-3

I. ①动… II. ①瞿… III. ①动物—普及读物 IV.
①Q95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40416号

责任编辑: 陈浩东 熊 凌
整体设计: 杜 舟 杨敬禹
责任校对: 崔 洋
责任印制: 施立青

书 名	动物启示录
作 者	瞿鸿生 著
出 版	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发 行	云南人民出版社
网 址	www.ynpph.com.cn
E-mail	rmszbs@public.km.yn.cn
邮 编	650034
开 本	787 × 1092 1/16
印 张	22.5
版 次	2011年11月第1版第一次印刷
制 版	昆明南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印 刷	昆明合骧林彩印包装有限责任公司
书 号	ISBN 978-7-222-08547-3
定 价	68.00元

自序:熟知动物,裨益人生 / 1

鬼眼睛 / 4

“毛虫背饭” / 9

谜一样的迷你大象:水老象 / 13

微型和巨型的萤光都在照亮黑暗 / 15

山神老爷的坐骑 / 18

忤逆不孝的泉猿 / 20

罂粟专利:蛆灯 / 23

暗夜鬼魅——火烟老鸱 / 25

鹧鸪的意外收获 / 27

吸毒成瘾的动物 / 30

真实存在的小矮人:灯挂人 / 32

爱笑的倒脚毛 / 36

暗夜里鬼叫鬼拍肩的故事 / 39

蚂蚁手套 / 41

要命的洞房 / 43

蜂狗 / 46

“狐狸精”阿紫 / 48

蜂鸟般的长喙天蛾 / 51

猴子大王 / 54

自为天敌 / 57

侏儒飞鸟 / 59

家家户户“内有恶犬” / 61

黄鼠狼给鸡拜年了吗 / 64

主动请死的野猪 / 67

骡子背豺狗 / 70

谁是真正的“歌女” / 73

故乡之鸟 / 76

月光下的野兔儿 / 79

撵麂子 / 82

烧蜂 / 84

寂寥的枇杷树 / 86

猴子的故事 / 87

窗台上阴郁的麻雀 / 90

再说萤火虫 / 93

蛇 / 97

上山赏鸟 / 100

瞿家营的麂子故事 / 102

与猫战斗数十年 / 105

惩罚和伤害 / 109

歌唱的绿叶鸟 / 112

关于野兔 / 114

复杂的洞穴 / 116

捉泥鳅 / 118

海鸥世界里的神话 / 120

故里家燕 / 123

熟悉又陌生的麂子 / 126

目录

CONTENTS

动物启示录
Animal Revelations

挣扎到故乡再死 / 129

萤火虫 / 131

母亲·鸽子 / 133

钓鱼 / 135

一丁点儿的甜蜜：

“猪屎蜂”的女儿王国 / 137

羞怯的羞猴 / 140

认识马蜂 / 143

记忆中的小狗 / 147

火把雀 / 149

正在下蛋的白鹅 / 151

为了一份温暖 / 153

熬过艰难的冬季 / 155

猴子的智慧 / 157

樱桃熟了 / 159

放屁不撒尿的鼠妇 / 162

勇敢的母亲 / 164

流浪的鸭子 / 167

里程最短的候鸟 / 170

夜食蜂 / 172

貂鼠 / 176

野鸡为何上当 / 179

不同的“鸡枞狗”制造的

鸡枞各不相同 / 182

幸福的感觉 / 187

青蚨·阿堵与鲛人·养蛊 / 190

聪明强大的“无知鼠辈” / 193

休息，是为了更加美丽 / 196

松鼠之难 / 198

听鸡上树 / 200

追鸡上树 / 203

扁蛛并非鞭蛛 / 205

蜗牛·罗汉·“半个茄” / 207

复活“地冬至” / 209

频频发生的黑熊事件 / 212

孝鸟—山鸽子 / 216

珊瑚记 / 218

调皮的猴子 / 222

手牵蜻蜓快乐奔跑 / 225

被天空遗忘的翅膀 / 228

猪獾的滋味 / 231

“垵坝猪”才是真正 的獐子 / 234

违犯规定的“锯葫芦” / 236

谷花鱼 / 239

乌龟并不用戴“绿帽子” / 242

- 翅膀上的乡愁 / 245
- 狗儿还是哭了 / 248
- 乌鸦事件 / 251
- 小蛇用身体接住泪珠 / 254
- 从此，乡人便开始吃水牛肉了 / 256
- 是谁，在这骡子的墓穴丢了良心 / 259
- 谁是真正的烟地破坏者 / 262
- 树叶在风中忙碌不已，
 鸟儿却安歇在枝条上 / 265
- “脊令居”里的功夫鹌鹑 / 267
- 动物忌讳 / 269
- 黑色和黑色的声音 / 273
- 散落凡间的精灵 / 276
- 镶嵌着红宝石的山驴 / 279
- 邈遑王子“咕公马” / 281
- 好奇与模仿 / 283
- 醉酒的鱼儿 / 285
- 猴子掰苞谷与愚人挑瓮 / 287
- 石脚放“羊” / 289
- 恨天高上的魔术跳虫 / 292
- 紫色绒球天牛 / 295
- 百足蜈蚣·千足马陆·多脚蚰蜒 / 299
- 蝴蝶是毛虫的父母 还是后代 / 302
- 缅甸树下 / 304
- “右派”牧羊人 / 307
- 虎死如鼠 / 310
- 漫谈鸟儿 / 313
- 蜜蜂有没有语言 / 316
- 暗夜吸血鬼 / 321
- 空中吸血鬼 / 323
- 水中吸血鬼 / 326
- 并未消失的吸血鬼 / 329
- 黄蛙与青蛙 / 332
- 癞蛤蟆 / 334
- 青鸡不是鸡 / 337
- 大力士——老獭 / 339
- 金竹园里的“竹鼬老鼠” / 341
- 扎山日记2011—1 / 343
- 扎山日记2011—2 / 346
- 扎山日记2011—3 / 349
- 后记 / 351



熟知动物，裨益人生

—自序

和我们共同生存于地球之上的，除了山水草木，更有活跃其间数不胜数的鸟兽鱼虫，人类并不孤独。但是，我们对这些生灵到底了解多少，对它们又做了些什么呢？众所周知，我们曾一度一意孤行、肆无忌惮地伤害过这些邻里，包括我们的一些远亲。在牢固地奠定了地球霸主地位之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，野心勃勃的人类成为地球上名副其实的独裁者，一度疯狂，几乎让我们成为了地球的独居者。还好，随着岁月延伸时代演进，“热爱自然，关爱生命”、“人与动物，和谐相处”等理念得以倡导，保护动物、保护环境观念及举措也随之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，人类终于彻底醒悟过来，一百八十度大转弯，开始善待并呵护我们的远亲近邻。

时至今日，人们的生活质量正在步步提高，开始思考并追求更进一步的精神享受，水木清华、鸟语花香的世外桃源再度成为追求目标，事态反过来了，得到动物的理解和接受，成为了时尚生活。然而，要想过上和谐诗意的时尚生活，如果对周围生态环境及其中的鸟兽鱼虫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，是不可能的。只有掌握了相应的关乎自然与动物的知识，以熟人的、回家的姿态，自然而然地融入到周遭环境，按照生命的本意，迎接每一个黎明，安享每一个夜晚，以最写意最舒适的方式，顺应生命历程中的春夏秋冬。如此，生存的意义将不再是为衣食住行好一些、再好一些而终生劳顿奔波。候鸟利用迁徙享受不同季节的馈赠；冬眠和蛰伏的动物利用甜眠替代寒风凛冽、缺衣少食的严冬；毛虫用脱胎换骨的彻底蜕变，尽现生命的美丽多彩。我们往往读不懂自然和季节的暗示，一改生命初衷，神情仓促地迈开双腿，一步不停地丈量生命里程。

植物各自应用紫外光、颜色、气味及味道等独特私密的方式相互交流，并不停地与外界沟通，从而与很多动物达成了有用的亲密关系，甚至相互依存，共享快乐。反过来，动物也用色彩、动作、表情、气息、声音乃至语言和情绪等，进行相互的交流，不断积极地向外传递信息，尝试更进一步的沟通。沟通越彻底越发更理解，交流越频繁越



发更顺畅。而顺畅的理解才能激发信任，才能促进相依共存。千百年来，作为最高级动物的人类，与动植物的沟通交流却始终不够顺畅，我们要么太过重视和依赖动物与植物，要么太过随意地处理相互的关系，甚至忽视、排斥并伤害它们。导致人类如此行为的原因，更多的是不够彻底和耐心地进行交流沟通，或是方式方法不正确，曲解了动植物传递、散发的信息，不能正确而积极地相互理解。仅仅因为人类一个物种的存在及其需求，干扰或破坏了相互的交流与沟通，使植物、动物、人类三者之间，原本可以和顺的关系，变得跌宕起伏，矛盾重重，致使整个大自然都紧张起来了。最根本的原因，就是知识错误及匮乏。为了理顺整个大自然的关系，使之和谐美好，让人人都能够亲近自然，享受生活，便是我精心著书的初衷了。

就在时下，国人经过一段时期的洋思潮冲击，开始冷静下来，回顾并倡导国学。而所谓国学，便是经史子集。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，如果我们对动植物不做初步乃至深刻的了解认知，是难以读懂典籍的。至少，进不了意境，读不出滋味来。“关关雎鸠”，“雎鸠”并非通常所说的斑鸠，而是一种近水而居的食肉猛禽。我的故乡就有这种鸟儿，每及黄昏，便能听到它的“关关”之声。成语“鸠占鹊巢”里，“鸠”也不是斑鸠，是布谷鸟，也就是将卵产在芦莺、鹊鸂等鸟巢里，从不孵卵的杜鹃。甚至有人认为寒号鸟是一种鸟，并煞有其事地编造故事，说它是五台山上的一种小鸟，并放入“宝宝睡前故事”，误人子弟。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，我还是一勤奋的中学生，买了一套《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》，其中的一本小册子，摘选《易经·归妹上六》：“女承筐，无实；士刲羊，无血”作为一首古代民歌。编者这样注释：“女的整天捧着竹筐，但盛的都是奴隶主的东西，自己一无所有；男的把羊刺杀，也没有牲血可以祭神，他们的劳动果实都被奴隶主剥削光了。”这样的注释显然是残缺乃至错误的，因为编者不熟悉绵羊，从来没有见过剪羊毛的劳动场面。

千万年前的人类比今人更尊重、理解和依赖大自然，一山一水、一鸟一兽、一草一木，都与生存息息相关。祖先们在长期的生存实践中，全面深入地了解了诸多动植物的特征和习性，他们熟练地掌握和应用着一门更自然的自然科学。当文字这一文明符号诞生之后，先人们行文时，比拟寓意，借助描述动物的习性特征，简明婉约地记载生活，抒发情感。这就是传统的基本的文学手法：赋、比、兴。如此，无论敷陈物事，还是以人比物，以物比人，抑或托事于物，借物寓意，由此及彼，引发联想等等，要素是必须熟知这个“物”。所以，要畅快、精准地阅典读书，与古人神交，就必须掌握一定的动物知识。同时，这也利于自身借物言情，抒发胸意。这便是我认真著写本书的愿望。



刻意伤害，通常发生在群居的智慧生物之中，那是由怨恨、嫉妒、贪婪等不良情绪引发的，有预谋有目的的行为。食肉动物捕猎觅食，包括素食动物采食植物，看似残忍的伤害，其实是生物链的一环，是天敌和猎物之间的相互制衡，是自然界的优胜劣汰。至于人与动物之间的相互干涉及伤害，大多源于误解、成见和自我保护。

这不得不说到动物保护的话题上来。保护一种动物，其实需要保护一个生物链，包括保护它的竞争对手，它的天敌，以及它生存的自然生态。首先，给它一个适应的衣食住行之所，让它能够生存下去，还有什么比生存更重要的呢？尔后，再给它精神上的东西，让它体验惊惧、欢愉，让它独对生死，令它也活得自由和充实一些。如此这般，动物保护尤其需要知识的支撑，这也是我积极著写本书的目的。

我从乡村深处走来，平凡但是特别有心。一路上，我刻意观察环境的些微变化，用力聆听自然的细碎声响，始终以真诚的善意接人待物。每每初次邂逅某种动物，就像面对一位陌生同类，我主动搭讪，亲善接触。虽然为此我无数次惨遭拒绝，碰一鼻子灰。虽然为此我付出太多，收获诸多伤害，但我也收获了不少善意的回报，得到过很多出乎意料的愉悦。拒绝、冷遇、伤害以及毫不领情等等，远比人类世界的虚伪、图谋、嫉恨和温柔陷阱要美好得多。所以我坚守初心，一直保持着这种“善待万物、吃亏是福”的另类风格，并在几十年亲密接触和交流中，获取了诸多知识与情趣，领悟了生命成长的真谛，也得到了很多人生启示。今天，我用纯文学的方式，将这些珍贵的人生体验，与大众共享。让大家一起熟知动物，裨益人生。这正是最终的愿望和目标！

我还不能自视为动物学家，事实上，我至多是一个业余的动物爱好者而矣，完全没有编著科普读物的能力。我只是更多地从动物行为学的角度，尊崇事实，揭示不同物种的生存状态，以及其中的一些秘密，让人们更加全面和深入地了解其生存技能，并与我们人类相比对，从而获得启示，感悟生存之道，使我们的学习、工作和生活愈加平顺完美。这是我用“启示录”为本书命名的原由。

是为自序。

瞿鸿生

2011年7月于“班荆道”



鬼眼睛

一棵树很老了，它在树冠下这片土地上已经生存了很久。从果实状态到达这里伊始，它用自己的方式，与季节倾心交谈，与土地和谐相处，生命随干湿寒热而成长变化，时光不知不觉延伸了数百年。

老树是会结果的果树。它历来就在春寒料峭里绽放一树洁白如雪的花，当其它植物刚刚苏醒，它又用一树嫩绿替代花朵，送别寒冬迎接春天。果实就在绿叶萌发之前、花朵凋落的瞬间出现，一粒粒豌豆大的绿色果实慢慢被郁郁葱葱的树叶掩盖隐藏，直到秋风飕飕，树叶一夜之间飘落殆尽，鸽子蛋大小的果实一下子挂满树枝，黑色、红色堆积成的黑色，黑得发亮，像魔鬼的眼睛。这样的果实就被附近的人类叫做“鬼眼睛”，树也就叫鬼眼睛树，或干脆将这树、这树的果实、这树所在的地方，都简略通称鬼眼睛。这是人类文化里一个小小的习惯。

鬼眼睛酸甜可口，不太厚实的果肉包裹着一个大大的核，但含有丰富的红色果汁，足够染红每一张前来采食的嘴。人类也喜爱它，尤其一群一群的鬃龄总角。鬼眼睛不仅



染红他们的嘴，还染红他们的手、衣服和工具，以及童真与笑容。

树的灾难常常来自果实。为了获取可口或有用的果实，人类无情地伤害树木，砍掉树的枝条，甚至砍掉整个树冠。鬼眼睛树结了几年的鬼眼睛，就被伤害了几百次。几百年的老树，只留下挺拔树干，顶着一片小小树冠。树干直耸入云，粗大挺直而千疮百孔。

这样，鬼眼睛成了我的家。我的祖先在五百年前就选择它的树洞为巢，繁衍生息。我出生于斯成长于此，鬼眼睛保存着我出生时胎衣的气味，是我生命的摇篮和源头，注定成为我情感世界中不可或缺的支点。

那一季，小小树洞被细草和羽毛打造成为温馨舒适的豪宅，核心区依次有了五个精致的卵。父母不辞辛苦，轮换孵化，我们是父母这一季所有的辛劳和希望。我是第三个破壳而出的。

开始，我们五个雏鸟还没有睁眼，也没有羽毛，彼此相依，力争快速成长。我们整天期待更多食物，只要家门口树洞外有一丝动静，便张开嫩黄的大口，将脖子尽量直立拉伸，使劲晃动脑袋，让父母明显地看到饥饿，看到成长的欲望。父母被不停的咿呀叫唤声和晃动的黄色，弄得疲惫不堪，每天来回喂食数百次，忙碌不停。

鬼眼睛树上有很多洞。树洞最初是人类留下的刀伤，经风雨和岁月打凿而成。树上住着十多户人家，家家养育着雏鸟。我们喜欢群居，酷爱集聚。有时所有雏鸟一齐咿呀叫唤，声音便将大树彻底淹没，音符比满树的叶片和果实多得多。

那时，我们的种群庞大，只要是能够筑巢定居的地方，都充满我的同类。大家又偏爱集体行动，一齐啁啾欢噪，而几万甚至几十万只翅膀比翼颀颀，遮天蔽日，蔚为壮观。

我说过，树的灾难往往来自果实，就像大象的灾难来自牙齿，孔雀的灾难来自羽毛。我们雏鸟的灾难，来自好奇与轻率。

一天中午，已经睁眼的我们，在急切等待父母归来。忽然，门外有了动静，大家都以为父亲或母亲回来，争先恐后拥向洞口迎接，意外就在霎那间发生。是一只乌鸦来打猎，那张丑陋凶恶的大嘴，顷刻间吞没了我的一位妹妹。剩下的，急忙退到巢穴深处，瑟瑟发抖，不敢发出丝毫声音。

爸爸妈妈回来时，家里少了一个女儿。一家子连同巢穴，浸泡在悲痛惊恐之中。那一天，父母给我们讲了很多，我也仿佛一下子成长了很多很多。爸爸说，除了乌鸦，还有鹰隼一类的肉食飞禽，和会爬树的猫和蛇，还有难以防御的人类等等，都会来侵害我们。妈妈说，像四月天一样诡异莫测的乌鸦，就住在树冠上。乌鸦选择大树顶端安家，是上天派来专门监视和伤害弱势群体的。我们只能听命于天，承受乌鸦的指示和管束，只要它心情不好或心情太好，就会就近取食，挨家挨户猎取鸟卵、雏鸟和成鸟。



原来，麻雀虽然种群庞大，分布广泛，却是这个地球上最平凡最弱势的大头百姓。

还好，大多数雏鸟幸存下来，随着大鸟的鼓励引导，展开稚嫩的翅膀，飞向广阔自由的天空。

飞出巢穴的那一刻，我却倏然明了，这不过是生存开端，持续的洗礼由此开始。

首先，雏鸟被送入飞行学校，接受不同气流不同环境的技巧训练，学习紧急逃生办法，学习怎样防避包括人类在内的天敌。这虽然就像人类的幼稚园，属基础生存训练，虽然父母时刻在一旁指导呵护，大家还是难以适应。失踪时常发生，有的则就在眼前，活生生被乌鸦、老鹰或猫吃掉，有的是被猎枪、弹弓和毒药剥夺生存权利。

紧接着，父母不再给我们喂食，大家开始接受严格的食物锻炼。这是鸟类世界少有的食物转换，我们将由此改变食谱。先前，我们以人类益鸟的名誉出生，父母一直给我们喂食各类昆虫，此后，我们将采食植物籽实。这是严峻而危险的改变。改食植物籽实后不久，我就因消化系统不适险些丧命。虽说转变是一种成长，是另一个开端，但我不知道这样的转变是祸是福，莫名其妙萌生出一种不祥的感觉。

果然，就在大批雏鸟茁壮成长之际，或许存在巧合成分，我的不祥预感成为了现实。一个巨大无比的噩耗向着我们沉重地弥漫开来，麻雀世界的灭顶之灾从天而降！

噩耗来自人类，原由十分简单：麻雀与人争抢粮食，致使人类生存愈发艰难。人类鼓动邀约麻雀的所有天敌，盟誓要将我们消灭殆尽，彻底从地球上抹去我们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大家心底明镜一般明了，这不过是个借口，每一次政治或经济变革的阵痛之中，垫底遭殃的就是我们这样最底层的黎民麻雀。反抗和抱怨毫无意义，大家默默地承受着来自天空来自大地来自白天来自暗夜的所有迫害。乌鸦指挥着所有肉食飞禽在白日的天空盘旋，猫头鹰值夜班；猫负责地面攻击，没日没夜地率领毒蛇、松貂、狐狸等走兽四处捕猎；人类是总指挥，动用了所有的智慧和方法，具体使用毒药、火铳、鸟网、诅咒等工具，实施毁灭性打击、清理工作。

这样的灾难就像烈性传染病迅速传播，从一只动物到一群动物，从一群动物到各种动物，从动物到植物，从植物到大地。一阵强过一阵的林涛将恐惧和不幸送到每一座山峰，送到每一条溪流，送到每一片树和草的叶子上。风还将这一切带到更遥远更广袤的地区，天空，四季的天空，一律呈现灰灰的色调。这是以人类为首的群众运动和人民战争，任何生灵都难以幸免。这是草木皆兵的绝杀季节，任何生存都只能走向深渊。对于单个的个体，唯一能够做的，只有祈祷死神的光临迟一些，再迟一些！

我们无路可退，父母在灾难之中一遍又一遍地向我的脑袋传输最后的希望：走出去，寻一条活路！直至我本能地认为：长大了要出外闯荡，是庭训中的一个传统！

覆巢之下无完卵。整个麻雀世界的大灾大难中，我的家自然无法幸免。父亲一直





以为我们是这一片森林和土地的原住民、保护者，他被时势压迫得喘不过气来，竟主动向乌鸦和家猫申诉，乌鸦与家猫为了邀功，将父亲交给人类处理。人类是聪明莫测的动物，为了杀鸡儆猴，更为了向其它鸟类昭显他们的理想和主义，特将父亲定性为“不会拐弯飞行与鸣叫的激进破坏者”，命令几个激进的汉奸麻雀，一边羁押着父亲四处游行，一边宣讲人类的最高理论。人类的种种措施与方法，最终导致麻雀世界成为了地球上最不成体统的种族。贫困带来了饥饿和疾病，压力导致紧张恐慌，大家彼此失去信任，在严峻的生存现实面前，相互伤害，窝里斗历来是群居动物最致命的劣根性之一。众所周知，株连曾经是人类最坚定的传统方法，我的一家九族，自然成为首要消除对象，顷刻间灾难重重。但是我们就像地上随处可见的小草，无论遭受熊熊烈火焚烧，还是历经森森洪涝冲刷浸泡，抑或遭遇剧烈持久的干旱及寒冷，绝不会导致崩溃臣服。磨难造就坚韧，只要和风送来一场温润适宜的透雨，小草依样生机盎然，遍地丛生。

就在灾难时期的一个清晨，我借着一阵疾风，按着风的方向，离开了鬼眼睛，离开了家乡。

每一个正常成长的生命都饱含着独立和壮大的欲望。可所有的成长，特别在流浪迁徙中的成长，都充满艰难困苦，时常疑惑惊惶。就像一种蜘蛛，孵化不久便离开父母，离开衣胞之地，小蜘蛛爬上枝头草尖，吐出一根细丝线，以让自己飘得更高，飞得更远。在一阵一阵的疾风中，小蜘蛛随风飘荡，完全成为断线的风筝，甚至飘到万米高空，在稀薄的大气中被冷冻成一粒小小的固体，漫无目四处飘游。直到一次机遇，一个偶然，又将它们散落陆地，它们又才苏醒，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，一切从头再来。

我并没有历经这种蜘蛛飘忽不定的神奇，我先后到过很多遥远陌生的地方，可不久就在一个似乎有些适应，或是有些喜欢的地方，基本安定下来了。事实上，就我到过的很多地方，虽然远比鬼眼睛开放富足，可生存一样艰难，竞争尤其激烈。更重要的是，对于我们这种平凡低下的部族，被消灭被压迫被忽视被忽悠的命运一模一样。我的惊恐和疼痛并未消去，不过稍微减缓而已。

越是发展迅速，也就拥有越发众多的狡黠凶狠的各类天敌，同时也就萌生了更加巧妙更加高超的理论与方法。我选择进入更高级的教育训练机构，修习空气动力学和天敌心理学，我希望强化飞翔技巧，并能够熟谙天敌心理，提高生存能力，增加存活几率。理论必须结合实践，才能成为有用的知识。在平凡而现实的世界，知识从来只为生存而诞生。于是，我经过很多付出和努力，争取到了一个重要的职位：生存实践大队队长。这相当于人类世界的一个处级岗位，一样的责任和义务。我必须带领着成百上千只翅膀，从城市飞向乡村，从平地飞向山岗，越过大遍大遍的工厂和田野。最终的任务是要让大家吃饱吃好、住暖住好，最大的考验是躲过无处不在的枪管，分辨有毒的食物和咒怨，尽量回避天敌，并熟练地与敌人周旋、沟通，确保群体安全。

每次采食回来，依照传统集体联欢，大伙就像一树咿呀叫唤不停的叶子，能够将一





片树林热闹活跃起来，让周围任何声响都变得次要。直到有雀提出抗议：停止跳跃和叫唤吧，因为即将饥饿。听到这样的呼唤，我便组织讨论，是否要停止联欢，前去觅食。一阵十分激烈的争论，终于有了结果，我大喊一声：起飞！声音落地，成百上千只翅膀一起展开，开始快乐飞翔。我引领大家在空中盘旋，越过山坡和田地，直到看到一片安全的觅食场，我又及时地大喊一声：降落！成百上千只翅膀依次落下，各自觅食就餐。

日复一日，我引领着这支安定快乐、不断壮大的队伍，时光就在紧凑快乐的生活中悄悄流逝。也就在这种平静稳定的光阴里，我终于锻炼成为了一只真正的麻雀。

这样的日子这样的状况，愈发强烈地思念鬼眼睛，思念我的爹娘。我的乡愁是鬼眼睛那样红得发黑的颜色，我的乡情是鬼眼睛那样甜中带酸的味道。游子回归的时刻到了，我像鹰一样飞上苍穹，直向着家的方向翱翔，一路幻想着如何建设保卫家乡。

可是，鬼眼睛变得更老了，像一个孤独的老者在风中孤寂地立着，越来越小的树冠挂着数量不多的几片叶子，了无生机。往日的喧嚣热闹荡然无存，几只尖吻松鼠占据了所有树洞，鬼眼睛成了它们的家园。我的爹娘无踪无影，寒意十足的金风早已吹散了他们的体温，空留下我苦苦追忆往日的温馨。乌鸦也没了踪迹，一切都被这个乡僻的山村里的人们消灭得干干净净。向来被我蔑视的落后与贫困，竟然具备如此巨大的潜能。

我不会流泪，但可以伤心，说不清道不明的痛苦，才是真的苦痛。我痴痴望着鬼眼睛，苦苦想着鬼眼睛。原来，只有懂得人类世界的世故人情，才能勉强生存。就像老鼠、猫、家燕、蛇、蝎子等动物，以及家养畜禽和各种各样的人类宠物，甚至包括虱子、跳蚤一类嗜血的寄生虫等，都习惯了与人相处，利用所掌控的“人类知识”，无论在宽阔悠闲的山村，抑或拥挤繁忙的城市，都能活着。任何物种内部都存在竞争，都有着严格而传统的生存规则与竞争秩序。人类的规则和秩序异常复杂，平凡弱小的麻雀虽懂得人情世故，却不能融入，不能适应。当然，示弱并非真软弱，适应了天空的翅膀永远都不愿适应牢笼及豢养。

我只是一只孤独的平凡小鸟，一只习惯了默默奋斗的普通麻雀，我只好再次飞离这里乡僻的天空，向着另一个方向继续挣扎，期待那一场温润适宜的透雨尽快降落。

鬼眼睛，从此真正成为了桑梓故地！

2010年12月20~21日

成稿于腾冲城中老家



“毛虫背饭”



1997年，我在滇池边为省体校建设综合训练馆时，临时工棚里时常发生门窗、抽屉关不严、关不上的现象。是泥蜂在锁眼、窗边和一些相对隐蔽的边边角角上，用泥巴做了一个个坚实的泥巢。为了关上门窗和抽屉等，我们不得不捣毁清除泥巢。孰料，这一捣毁，捣出了泥蜂的秘密来：泥巢里养着一个或几个一动不动的活蜘蛛。

所谓泥蜂，又叫金小蜂、细腰蜂等，种类繁多，大小不一，都属于寄生蜂，大都长着纤细的腰。雌蜂尾部配备一根长长的针状的产卵器，有的种类产卵器与身体长度相当，有的长达150毫米，而它的身体只有20毫米。

雨后的阳光格外炎热，泥蜂们却忙个不停。它们就在工棚前面的雨水坑里就地取材，每次用嘴衔起一小坨潮湿的稀泥，迅速运输到选定的地方，再用自己的唾液将稀泥制成特别的泥浆，然后看似毫无章法地开始施工筑巢。如果我像它一样，施工的工程肯定就是不合格的劣质工程了。不过，这样粗制滥造大大提高了工程进度，不到两个小时，泥蜂就完工了。泥巢大都因地制宜，依着筑巢地点的形状进行建设，完工时，就像物体上凸起的一个包。

当然，这个包上预留了一个孔洞，大小刚好适合泥蜂自己进进出出。这时，重要而神奇的事件便开始发生了。工棚里外挂着许多蛛网，白天却像空网一样看不到蜘蛛，但泥蜂知道蜘蛛在那里。它围着蛛网不停地飞舞，不时触碰一下蛛丝，但总能全身而退，不被蛛网粘住。几个来回，蜘蛛熬不住，以为是猎物快要中招上网了，像掉下来一样迅速扑向网中央，急切期待这顿大餐，全然不知上了泥



蜂的当。泥蜂继续围绕蜘蛛飞舞，时机成熟，便拱起尾针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刺向蜘蛛。一会儿，被刺中的蜘蛛便真的掉下来了，泥蜂一口将它衔起，飞入泥巢，安置好了，再去寻找下一个目标。直到泥蜂认为蜘蛛的数量足够了，便在蜘蛛身上产下一枚卵，再到雨水坑里衔来一团泥，将洞口封住，然后稍加巡视便一走了之，从此不管不顾。

其实，蜘蛛是被泥蜂注射了一种特殊的麻醉剂。被注射了麻醉剂的蜘蛛并不会死去，只是晕晕乎乎的不能动弹，丧失了抵抗和逃跑能力，被泥蜂做为活体肉食品，自动持续保鲜，给孵化后的泥蜂幼虫提供足够的营养。在小小的泥土蜗居里，一枚卵完成从孵化成蛹直至羽化为与父母一模一样的成蜂，才破泥而出。这个小小的泥巢，就是泥蜂养育后代的摇篮。至于活体肉食品，并不只是蜘蛛，也可能是毛毛虫、蟑螂等等昆虫。而且，一个泥巢里放多少食物，产几枚卵，并非定数，由泥蜂妈妈精心计算后确定。

《搜神记·卷十三》：“土蜂名曰蜾蠃，今世谓螟蛉，细腰之类。其为物，纯雄而无雌，不交不产。常取桑虫或阜螽子育之，则皆化成己子。亦或谓之‘螟蛉’。《诗》曰：‘螟蛉有子，果蠃负之’是也”。古人通过对泥蜂的粗略观察，臆断泥蜂都是雄性，要繁育后代，须将毛虫或蚂蚱幼虫抓来抚养，慢慢养育成与自己一模一样的孩子。这一错误一错就错了上千年，直到南北朝，“山中丞相”陶弘景才为泥蜂破解这个千年冤屈。受此误导，今天的人们还将养子称为“螟蛉子”。就像数千年前，古埃及人看到一只蜾蠃钻入土洞，留下一具尸体，却钻出一条鲜活的生命。他们不知道钻出来的，是从卵经过孵化、幼虫及蛹化等过程蜕变而来的新生命，死掉的是产卵的蜾蠃母亲。他们认为蜾蠃能够死后重生，由此产生并演化出了人死能再生的宗教信仰，并创造了举世闻名的金字塔，作为法老重生再现的保障。

2009年6月17日，我专门到高黎贡山拍摄被叫做寒号鸟却非鸟的鼯鼠，意外地拍摄到了一群蚂蚁放牧着一群蚜虫，一个像一堆鸟粪一样的毛毛虫，以及一个体长超过4厘米的巨型泥蜂，鲜艳美丽，极为罕见。最喜人的是，拍到了“毛虫背饭”。

并非所有种类的泥蜂都在筑巢产卵，繁育后代。有的种类的泥蜂直接将卵子注入毛毛虫体内，让孵化的幼虫在毛毛虫体内直接吸取营养，最后钻出毛毛虫体表织茧蛹化。有的则让幼虫一直跟随毛虫吐丝结茧，在毛虫的茧中羽化为成蜂。

毛虫也并非容易找到，有的毛虫十分狡猾，或说是十分聪明更为贴切，它会将一



片树叶的大部分剪切开，只留下一个方向，然后，将树叶拉拢折叠，将自己隐藏在树叶里面，静静地大快朵颐；有的毛虫干脆雇佣一窝凶悍的蚂蚁作为保镖，将自己保护得十分安全；有的毛虫将自己伪装成一片绿叶、一片枯叶，或一条蛇的模样，甚至干脆伪装成一坨鸟的粪便；有的则进化出了坚硬的身体表皮。但是，泥蜂自有办法，总能寻找到它们中意的种类，有的是不长毛的豆狗，有的是浑身长满毒毛的毛毛虫。泥蜂用它们特别配备的产卵器，像一位资深护士为患者进行肌肉注射，熟练地在眨眼的瞬间，将卵注射到毛毛虫体内。注入毛虫体内的卵子迅速孵化成为蠕动的蛹虫，在毛虫体内尽情吸食所需的营养。同时，这些幼虫还释放一种特殊的化学物质，让毛虫无限期地推迟羽化时间，不停地吞噬鲜嫩的树叶，源源不断地制造能量。当这些幼虫生长到足够的时限，即将结茧蛹化，又会释放另外一种麻醉剂，让毛虫昏昏欲睡，瘫痪一般行动迟缓。然后，幼虫们咬破毛虫表皮钻出来，在毛虫的毒毛上结茧，进入蛹化过程。善于观察的人会发现，一条奄奄一息的毛虫身上，布满一颗颗白饭一样的小虫茧。

令人称奇的是，有的种类的泥蜂，从卵子在毛虫体内成长，直至钻出毛虫体外蛹化的整个过程中，并不伤害毛虫的性命，只是延缓了毛虫的羽化时间。这样，当泥蜂幼虫钻出毛虫体外结茧之后，毛虫恢复正常生活，身上背着一颗颗白米饭一般的虫茧，仍旧四处活动，积极进食。这就是乡人所说的“毛虫背饭”。

从夏至秋，大部分的花朵偃旗息鼓，接踵而来的是生机盎然的嫩枝和绿叶，以及白日里穿梭于枝叶间忙碌不停的蝴蝶。再下来，就是真正的昆虫世界了。在种类各异数量惊人的昆虫大军中，最不能忽视和容忍的，是破坏力同样惊人的各式各样的毛毛虫。它们能在你毫无准备的时候，将你的果园或庄稼地啃噬得惨不忍睹；将你精心培育整理的花园弄得狼狈不堪；在你拥有林权证的山林里，它们能在一夜之间，将一棵大树郁郁葱葱的所有叶片啃噬得千疮百孔，并不停地迅速扩散。所以，我们将无毛的“豆狗”和浑身毒毛的毛虫组成的毛毛虫大军归为害虫系列，想方设法消灭控制它们，想像冬季一样，用严厉的寒冷制裁它们。因为在冬季，毛毛虫销声匿迹。

刚进入阳历十一月，村庄便弥漫仲秋的肃杀。在我的桑梓瞿家营，涌现大量毛虫，其中一部分在“背饭”，步履维艰，甚至奄奄一息。而没有背饭的毛虫，正在结茧蛹化，或寻觅温暖的地方躲避即将降临的寒冷，它们长得粗壮有力，要比背饭的大出两三倍，行动异常灵活，能两头走路，即可以迅速倒退行走，速度惊人。一次，随我回乡的妻子忽然急切呼唤我，就是被一条棕色毛毛虫的爬行速度惊得目瞪口呆。

就在老宅的院子里，二哥曾撒过一片秋木籽，剩下的几棵秋木幼苗以惊人的速度一季长了3米多。肥壮的秋木树上，就有几只“背饭”的毛虫。这种毛虫不大，香烟一般粗细。是什么样的泥蜂，为何选定这种毛虫，为何不在那些个头更大毒毛更长更密的毛虫体内产卵，等等疑问激起好奇心，我试图揭开谜底，便选定一棵秋木树，将3只“背饭”的毛虫集中养起来，期待它们身上白净的米饭快点蛹化。